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History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历史不应忘记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著 沈苏儒 贾宗谊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History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历史不应忘记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著 沈苏儒 贾宗谊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不应忘记 /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
贾宗谊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6

(国际名人看中国)

ISBN 978-7-200-13723-1

I. ①历… II. ①伊… ②沈… ③贾… III. ①爱泼斯
坦 (Epstain, Israel 1915-2005) —回忆录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324084号

国际名人看中国

历史不应忘记

LISHI BU YING WANGJI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著 沈苏儒 贾宗谊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168毫米 16开本 15.25印张 180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3723-1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

编委会

主 编：孙 华

编 委：舒 暉 安 危 刘力群 胡宗锋

高敏娜 袁西玲 陈 娟 尚亚宁

总 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不仅是系统全面地介绍和纪念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巨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也是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通过传承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广交国际朋友，让更多的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今天的中国发展，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人士的作品。这些作者在20世纪亲历、见证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们通过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我们今天再次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传世的经典著作，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变革创新的精神，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中，有很多国际友人，在今天仍然对中外人文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80年前，这些国际友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80年前斯诺他们做到了，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做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使更多友好的目光投向中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都不相同。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甚至融入中国，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相信，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不同文明间就能够相互促进，共通共融。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校的信中强调指出：“希望你们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路易·艾黎和宋庆龄、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他在华工作60年，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在人文交流中，这些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物一直是构建平台的主线，因为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人类的和平与友谊做出贡献的人。当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于白金汉宫举办的国宴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

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近年来，在何克就读的英国圣乔治中学和李约瑟就读的英国奥多中学，由英中了解协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论文比赛已经开展了三届，这些英国的中学生已经开始通过论文写作来了解今天的中国。在美国，来自斯诺家乡的肯尼迪教授将开始《红星照耀中国》出版80周年的全球巡展；中国问题专家麦金农教授筹备的以史沫特莱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也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外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特征，因而对人文交流的目标和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人文交流的背后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世界的了解和尊重，更是引领各国民众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相向而行”。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国之交在民相亲”。衷心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孙 华^①

2018年6月于北京

^① 孙华，博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前 言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联合作战共同击败法西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了唤起人们永远牢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在我90岁生日到来之际，谨以我从1937年到1945年在中国战场上写的通讯报道和回忆为基础，重新编写成这本书，作为我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点儿贡献。

我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20年前生活在哈尔滨。在那里，我接受了一生中唯一的一点儿俄语教育。1920年，我们家迁往天津，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天津度过的；在天津，我生活了18年——受到了当时所能受到的学校教育，人也长大了。在哈尔滨，我们的世界是俄式的；在天津，则主要是英美式的。因此英语成了我最擅长、最便于表达的语言。这是因为我念书的学校里没有中文课程。尽管我在年轻时没有人教我中文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半殖民地环境的多种影响，但我父母的进步思想对这些影响起了抵制的作用，对我的世界观起了引导的作用，使我没有为这些影响所湮没。同时，我同中国的现实日益接近。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的东北，使我受到震撼，这时我已16岁半并开始工作。

从记事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长大后果然如愿以偿。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3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识，很快便开始为斯诺夫妇创办的《民主》月刊写稿，接着又成了这家刊物的编委会成员。那时我刚满22岁。1937年7月底，日本人占领了北平，《民主》月刊也随即被扼杀。我也在那一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

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我的记者生涯是从中国开始的。当了记者后，我自己的兴趣便逐渐地，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与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命运注定我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就在我初任记者不久的1935年冬天，面临严重的民族存亡危机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我目睹了它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得到了一些解放区的消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战歌，响彻中国大地，也震撼了我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的心。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那时候我的家在天津，我的父母在那里已经住了20多年，他们不愿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要移居美国。我何去何从呢？我决定留在中国。我在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但那时身不由己，而这次我决定留下来，却是心甘情愿的。我深信中国最后会赢得这场战争，我想用记者之笔记录下这个过程。在天津附近的港口塘沽的轮船上，我看到许多满载日本兵的登陆舰正在靠岸。当时我想：“现在你们翘着尾巴来了，但我要留下来看你们夹着尾巴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那时决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抗日斗争，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我参加反对妄图

把世界拉回黑暗时代的法西斯斗争的决心。因为有这个决心，即使那时我不在中国，而是在欧洲或别的什么地方，同样的动机和决心也会使我参加那里的反法西斯斗争。事实是，当时我住在中国。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支持和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实际贡献。而且我坚信，这个占世界人口 1/5 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屈辱的失败之后的奋起抗争，是绝不会再失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多了这一股力量，胜利将更有把握。

我见证了中国这场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全过程。在北平，我听到了卢沟桥的枪声——1937 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但是不久北平就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也相继陷落。在这些大城市的争夺过程中，我无一例外地看到了日本兵惨绝人寰的暴行，现在想起来还令我不寒而栗，特别是他们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惨不忍睹。在战争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战争开始之后，我先是告别了北平、天津，来到了南京，接着又到了武汉。在武汉，我看到过统一战线辉煌的日子——它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希望，甚至国民党中主张抗日的人士也感受到了这种希望。在南京和武汉，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共产党战时与国民党打交道的全权机构。^①

在中国各大城市，我看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反日情绪和各种形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对中国现代史了解甚少的人，可能一下子还不能知道这些党派和军队是怎么回事，但这并不要紧，只要耐下心来继续读下去，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答案。——作者注

式的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尽管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始终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他们。而在战场上，从抗日将士的英勇抵抗中，我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1938年我在山东省的台儿庄战役中就看到了中国士兵英勇抵抗的壮举。

同一年，我开始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知道了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比较具体的作战消息。我还开始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廖承志的指导下为中共润色英文文献。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用他们的行动和思想让我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上的真正胜利，也就不可能有新中国。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紧逼，中国战争时期的政治中心不断内迁，最后到了地处大西南的重庆。在重庆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的抗日力量这时已变得非常薄弱。我记得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曾对我哀叹：“我经常怀念在武汉的日子——那真是天堂！”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大后方掀起了空前的民主运动。一位美国外交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与其领导人蒋介石已经到了过去10年来最软弱无力的地步，正在失去中国民众的支持。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事实上有两个战场，一个是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和其领袖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陕北小城延安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那里领导和指挥敌后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延安成了所有卓有远见的中国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北极星。这里是一座巨大的熔炉，整个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在这里受到锻

炼和教育。

1944年5月至9月，包括我在内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突破国民党当局5年多的新闻封锁，进入延安。参观团包括6名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报人及工作人员。我那时是美国劳动联合新闻社及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在那次采访当中，尽管国民党精心安排了种种限制，但记者团的采访还是实现了一次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试图在记者团抵达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传的洪流湮没访问者们的设想，结果却漏洞百出，由于做得太过头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加引起人们对国民党的怀疑。对世界舆论来说，这是一次发现，一种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也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势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最为关键的是，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同时，我们的延安之行也预示了这些地区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前景。

在此期间，我两次采访了毛泽东，一次是集体采访，一次是单独采访。毛泽东主席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采访的笔记本。在离开延安的头一天，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到住处看望我和其他记者，并向每人赠送了一张他亲笔签名的画像。现在，这张画像还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

延安之行对我一生走的道路影响重大，让我终生难忘。当年采访的见闻，也一并收入到这本书中。

当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中国人民的斗争使我的生命有了目标、意义和希望。说到此行对我个人的影响，国民党派来当记者团团长的谢保樵，一个专挑毛病的人，曾怒气冲冲却真实地报告说：“艾培（我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此行让我确信无疑的是，这个边区遭到包围和封锁，但并不是一个可怜的地区，而像一个小型的国家，是许多地区的后方；这里的人民充分相信，他们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的未来。所以我把当时对延安的印象概括为“新中国的胚胎”。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中国还有许多外国朋友与我有相同的感受和行动。

首先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1936年，即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采访。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韦尔斯），她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后来他们又都多次访问中国。在那场持续了8年之久的战争期间，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道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深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那里同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也和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

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那时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但是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努力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资料，以便对外进行介绍。尽管他们国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发表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和斯诺一样，为促进世界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可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而我是幸运者之一。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也想起了与我一起参加和对外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国际友人。谨以此书献给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士，也纪念为这场正义战争的胜利而死难的人们，包括那些先我而去的朋友们。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写于 2005 年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卢沟桥的枪声	001
第二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15
第三章 从南京撤退	027
第四章 统一战线在武汉	035
第五章 台儿庄的胜利	042
第六章 广州的陷落	051
第七章 抗战中的宋庆龄	065
第八章 华北人民的抵抗	077
第九章 新四军在敌后	102
第十章 从重庆到延安	121
第十一章 延安见闻	131
第十二章 在敌后的一次旅程	138
第十三章 发生在敌后的故事	147
第十四章 指挥敌后斗争的中共领导人	163
第十五章 举国抗战	182
第十六章 抗战的最后阶段	202
后 记	217

第一章 卢沟桥的枪声

1937年7月7日夜，我在北平听到了卢沟桥的枪声。

位于宛平县城外的卢沟桥，距北平10多千米，扼守着北平西南的交通要道，千百年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这一天之前，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华北的热河、察哈尔省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北平和天津事实上已成了国防前线。卢沟桥一旦失守，北平即成孤城。这一天下午，日军某部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23时许突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随即炮轰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向附近地区发起猛烈进攻。守军奋起反抗，表示要誓死保卫卢沟桥。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面对日本强敌的侵略，中国现代史上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过去，说这样的话，一直是件危险的事情。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首次败于外国列强，被迫割让香港岛和一次次划界租地，并对外国开放沿海通商口岸。那时，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就曾对清帝国政府说过这样的话。结果是13年战争，2000万人丧生，而这块土地依然掌握在清朝官吏的手中。

1900年，中国相继把台湾让与日本、把青岛让与德国、把旅顺

口让与俄国、把威海卫让与英国后，奋起反抗的义和团也说过这样的话。义和团走错了路，因而失败。由于当时统治者的背信弃义和懦弱，使中国人民不断地付出代价。

在随后的10年中，留学西方和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说过这句话。他们宣传鼓动、奋起斗争、受苦受难。此时，中国成立了一个党派，后来叫作国民党。1911年，国民党在其他派别的帮助下，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历史上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①

当民国总统于1915年签署让日本实际上控制全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款时，起而抗争的中国西南地区说过这句话。一年之内，总统袁世凯妄想称帝，但他受到致命打击，旋即一命呜呼。

1919年，学生们第一次走上街头，喊出这句话。作为理想主义的果实和自决权的捍卫者的《凡尔赛条约》，却把以前德国人从中国夺去的山东省交给了日本，被日本收买的中国政府予以默认了。^②

在北平的街道上，学生们死于警察的枪弹。当时，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劳工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在文学方面，青年作家反对过去那种枯燥无味的文言文，破天荒第一次用人民大众的日常语言进行写作。只要认识几千字，任何人都可以读书，怎么说，就怎么写，再也不怕被人讥笑为不懂文言文的“大老粗”了。只要大声读出来，任何人都能听懂一本书或一

① 在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后，这个王朝的末代皇帝和大臣们组成了“满洲国”的傀儡王室。——作者注

② 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这个政府的一些阁员成了日本的北平伪政权的“部长”。——作者注